



MAKESI DUI ZIBEN DE PIPAN JIQI XIANSHI YIYI

马克思

对资本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彭飞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彭 飞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 彭飞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672-1604-4

I. ①马… II. ①彭… III. ①马克思主义—资本—哲学—研究 IV. ①A81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4757 号

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彭 飞 著

责任编辑

薛华强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215006)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排 版

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装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72-1604-4

定 价

42.00 元

序

资本在当代世界的现实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给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是彭飞同志在我的博士研究生时的研究课题,这篇论文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有较好的研究。付梓之时,彭飞同志要我为该书的出版作序,我当然高兴,现将我的《资本创新逻辑的当代阐释》一文以为序。

一、“丧钟敲响”的资本“持续在场”之谜

“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 150多年前,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用最犀利的资本批判的笔触,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资本的死亡和退场。这影响了一个半世纪人类伟大历史进程的文字,仿佛仍保持着原初写作时从沙沙作响的笔端流淌而出的在场状态。然而,“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历史场域中出场、在场又“退场”;第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红旗曾迎风飘荡而又轰然倒下;相反,“资本的幽灵”经历了重重困难和深刻危机之后,却依然“今日桃花笑东风”,资本扩展成为全球性在场,不仅外壳仍在,腐而未朽,而且资本似乎仍在扮演“持续在场”并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杠杆角色。

资本持续在场的神奇故事,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之谜。西方一切新自由主义都为之欣喜若狂,高舞意识形态的大旗而欢呼,“马克

思主义结束了”、“马克思的时代过去了”，“在今天这个阶级分化日益淡化、社会流动日益增强的后工业西方社会里，绝对没有一点用武之地”^[2]，“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都灰飞烟灭了”^[3]。福山甚至宣布资本人格成为“历史的终结”后的“最后的人”！面对挑战，全球一切左派则持续进行资本批判，激进的后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因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和掘墓方式严重过时，因此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和《马克思的后辈们》中如是说。时代与马克思的批判图式发生了脱节，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话语方式、解放图式与马克思彻底批判的解构精神发生脱节。因此，“马克思的幽灵学逻辑”要重新出场，必须改弦更张。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西方惊呼“马克思的幽灵”复活，《资本论》甚至重新被热捧。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伊格尔顿出版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面对当下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重新思考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当代意义。

无论在西方或东方，也无论“马克思的幽灵”是否被看作有当代的重大意义，一个问题无可回避：当代资本的幽灵，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持续在场？其原因是什么？

资本外壳并不是没有炸毁。工业资本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外壳被自己的内在矛盾所炸毁，进而换上了垄断资本主义外壳，而整个工业资本主导外壳又进一步被新的矛盾所炸毁，换上后工业资本主导的形态。资本主导形态和功能的每一次大转换，都标志着对原先形态外壳的炸毁。不炸毁旧的形态外壳，资本就不能持续在场，危机就无法过去。然而，资本外壳的每一次炸毁，并不等于资本所有外壳被彻底摧毁。资本也的确持续在场，而且不断焕发新的活力，释放出创造历史进程杠杆的作用。但是资本并不是没有改变、没有毁灭地持续在场。相反，资本持续在场的前提，就是毁灭。资本的幽灵出场、在场、退场、再出场，以不断毁灭来结束旧的在场，而以不断重新出场来保持持续在场。

显然，资本作为以往历史的生产方式发展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具有极大地推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因而在它每一种外壳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和发展能量没有完全释放之前，是不会退场和被炸毁的；而新

的资本外壳在孕育它的那些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是不会出场的。资本更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的每一个外壳都将在完成历史使命后被内在矛盾所炸毁,直到最终被炸毁。资本从来只能提出历史性的、能够完全解决的变换外壳的任务。资本仿佛是一个靠不断榨干躯壳能量而又不断需要寻找新的鲜活躯壳的逐利幽灵。但是,一个问题依然存在:资本依靠什么能够炸毁旧的外壳、转换新形态并持续实现自己的本性在场?

换句话说,资本能够具有不随旧的外壳炸毁而被炸毁的本性能力,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外壳躯体而重获新生的能力,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创新”。这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深度研究、科学解答的重大问题。所谓资本创新,就是指资本为了摆脱危机,获取更多的利润,不断地、拼命地发明创造新技术、新管理、新产品、新销售、新市场、新空间、新产业,最终实现资本形态和功能的创新发展。资本创新是资本“趋利避害”本性决定的必然行动。只要创新能够给资本带来更大的利润,资本就义无反顾地去探索实施;只要创新能够摆脱(暂时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局,资本就会疯狂地去追求。创新是资本的内在动力。资本在任何一个固定的常规形态中都会因为内在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和转化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和市场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即相对生产过剩的矛盾;生产企业内部计划性与市场的盲目性之间的矛盾)而被炸毁,只有通过创新才能自我拯救,才能持续在场。换言之,资本的持续在场,只有通过毁灭和创新,才能“凤凰涅槃”式地实现。

马克思不是没有看到资本创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指出资本具有创新革命的本性。“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资本创新的具体方法和方式变革。如资本如何用大工业来代替工场手工业;如何由延长雇佣劳动者的绝对劳动时间而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到用不断改进技术的手段“将科学并入生产过程”,通过用先进大机器进行生产、缩短生产时间和降低成本来创造相对剩余价值,

这一过程就是资本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也分析了由产业资本家直接包揽生产和流通全过程到资本领域职能的相对分化,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各司其职,这也是资本总体结构的创新。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为了扩大生产、造就集中垄断,从实体资本到银行资本、虚拟资本的创新转换。马克思分析了资本在这一切创新形态中的表象形式(如银行资本G-G')和本质关系。如此等等。可以说,马克思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创新的本性,而且也具体分析了当时资本创新的几乎所有形式和方式。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主要分析了以大工业为主导形态的资本结构和资本矛盾,准确地预见到大工业资本即将崩溃、外壳被炸毁的前景。马克思也准确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一般本性和历史的双重功能,为当代资本批判提供了一般原则。然而,马克思对于后工业社会资本的若干新的趋势,尚难以涉及。因此,对于今日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一个重大课题就是撰写当代《资本论》:解答如何看待资本创新以及对于资本的历史命运的影响问题。

二、资本创新的基本路径和场域转换

我们不仅要深度研究资本创新的根源、本性,更要研究资本创新的基本路径。为了追逐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创新的路径主要包括:第一,如熊彼特所说在原产业领域内的创新,表现为技术创新、设备更新、生产流程再造、管理创新、销售模式和市场开拓方式创新等要素创新。当资本在原来的生产技术、原来的设备设施、原来的管理、原来的产品、原来的销售模式和市场不能满足资本追逐更多利润需要并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时,资本就必然强制性地在产业内部实现各种创新活动,以新要素和新方式来力图摆脱危机,实现超额利润。第二,如列宁、卢森堡、哈维所说新空间拓展(领域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的必然产物。当资本在原有一国或一个地区市场空间中受到限制、资本再也无法扩大获利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事实上就是一种实现资本拓展创新的物质力量和空间形式。第三,产业领域创新。资本抓住任何一个可能使资本焕发青春活力、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的要素,将其提升为主导产业要素,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资本结构和资本形态,构造新的资本社会,于是就实现了资本社会形态的创新。资本“追求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

化,也就是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5]。资本为了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可以将一切要素资本化,可以将一切能够带来最大剩余价值的要素变成产业的主导形态。

资本的主导形态从当年马克思面对的工业资本,经过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而转向金融资本,进而再转向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扩展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消费品资本等,即其不断拓展,不断变革形态。与一般产业内部技术创新不同,资本主导产业的每一次大更迭,不仅是经济结构表象的变革,而且几乎都伴随着历史场景的转换。

从出场学角度来看,资本主导产业的转换过程,既是历史场域的变革过程,也是历史场景的转换过程。历史场域是历史多元主体(出场者)和客体要素共同构成的社会深层结构。资本全球化从工业主导的新全球化时代向后工业主导的新全球化时代转变,首先是“历史场域”即历史的深层结构发生变化,即发生五大转变。第一,产业经济基础或主导产业从工业制造业向后工业文明转变;第二,资本全球化的统治结构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元结构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新两元结构转变;第三,资本全球化的内在张力从一体化向多元化、碎片化过渡;第四,资本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单纯的物质力量向物质和文化双重控制转变,特别是向重视文化、科技、人才等软实力的控制方式转变,“科技鸿沟”、“知识产权鸿沟”、“人才鸿沟”等成为重要的控制杠杆;第五,资本全球化的价值取向发生转变,如从“新教伦理”向“大众消费文化”的转变。新全球化在改变资本全球化的存在方式的同时就改变了历史的深层结构,造就了新的历史场域。

新的历史场域变化对应生成新的历史场景。历史场景是历史场域的表象结构,也是新全球化时代资本存在的物像图景。资本主导产业的变化,造就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马克思描述的资本全球化的场景:生产的相对过剩,使消费成为引导生产的主导因素,因此人类社会似乎进入了一个由消费主导生产、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消费社会”;创造消费往往需要符号与文化引导,品牌营销使符号和文化成为决定物质生产的因素,因此“符号政治经济学”似乎取代了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文化似乎不再是一个被物质生产决定的上层建筑因素;相反,文化

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成为这一时代的轴心要素。借助于“文化产业”，文化似乎成为决定历史的主要因素。如此等等。一切关系的颠倒，正像马克思曾经分析的“照相机内物理成像的颠倒”一样，成为异化的图景。其实，历史的本质正好相反。消费之所以成为主导的，恰好不能由消费本身来彻底说明，而要由生产来说明。符号和文化地位的凸显也恰好不能由符号和文化本身来说明，而要由物质生产对文化符号的决定关系来阐释。因此，拜物教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却更加彻底。

历史场景的形成当然需要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个基本要素是作为主导产业的资本。这成为这一时代的轴心。轴心资本生长出纵横两轴，构成一个历史坐标。坐标是基本骨架，而由坐标与历史表象内容的结合，构成历史图景或历史场景。工业资本时代，工业资本成为时代轴心，对应生长出商业资本（流通资本）和货币资本，后两者是为了实现工业资本的统治而必然存在的两轴。商业资本（包括商品资本）是构建市场空间的资本轴；而货币资本是纵向的资本轴。两者的存在原初都是为了实现工业资本生产的需要。然而，轴心资本一旦发生改变，如工业资本遭遇大危机、被货币资本和银行资本所控制时，其主导地位 and 轴心地位就逐步丧失，金融资本就取代单纯的工业资本成为主导因素和轴心资本。相应地，生长出新的纵横两轴，进而形成由金融资本造就的垄断资本主义历史场景。今天，由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轴心资本发生了三次重大转换，因而在各自轴心资本支配下，纵横两轴资本发生相关改变，使历史场景同步、同态、同构地发生改变。历史场景由旧至新，发生不断转换。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成为轴心资本，必然造就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场景。由此可见，历史场景的变化，本质上是资本创新的产物。

资本创新造就的新形态和新功能将差异性使资本重新出场。也就是说，任何在新的历史场域中出场的资本形态，都不可能不改变资本的某些特性和功能，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同质性地看待历史上出现的资本的特征和功能，而是要将不断重新出场的资本看作是差异性出场的存在物。当代资本并不是当年资本的简单复制。我们对当代资本的批

判,因此就不可能完全照搬当年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模式和具体结论,而是需要根据当代资本创新的特征和功能,重写《资本论》。一切不顾资本创新、用低于历史水平的理论观点批判当代资本的理论都是教条主义的。然而,《资本论》所解剖的资本逐利的一般本性、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资本论》对于资本的历史作用的双重性分析依然是有效的。无论资本如何创新,如何重新出场,如何采用新的装扮和形态,其基本本性和基本矛盾、双重历史作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马克思依然是对的。一切后马克思主义企图用抛弃马克思或“超越马克思”的理论范式来对资本进行重新批判、企图用远离马克思方式解构资本的方式都是错误的。结论是:今日马克思主义,应当结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一般本性、基本矛盾和双重历史作用的原则,深度探索当代资本创新形态和功能,书写资本批判的当代话语。

三、资本创新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

关于资本创新研究更为复杂而尖锐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资本问题。

如何重新看待当代创新中的资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问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曾过早地宣布资本的退场,拒绝承认资本的创新作用,将马克思关于“资本外壳炸毁”的结论当作在中国今天已然成功的现实。解放思想、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表明:在一个总体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低于当代创新资本生产方式的国家,重新认识资本仍然具有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并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当代资本形态,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中国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之一。

“跨越卡夫丁峡谷”并不等于完全否定资本的历史作用。资本创新依然是推动技术、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杠杆。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都采取了资本发展的形态。国有资本虽然本质上是公有财产,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采取资本化形式,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适应市场需要、科学经营、科学管理,也有利于在我国制度条件下把握整个资本发展的大方向。中国

引进全球著名外资企业,绝非说一句当年“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外国资本今天又“夹着皮包回来了”那么简单。虽然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包括帝国主义在内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长达百余年屈辱的“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但是,由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客观上需要有一个“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发展阶段。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就是希望引进全球先进的生产技术、市场模式和管理模式,就是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这对于国内淘汰落后的产能、增强自主生产力量有相当大的助力作用。发展民资,就是增强民族经济发展的活力,也同时增强民族经济的实力,总体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水平。根据产业发展趋势,中国正在经历重化工、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经济时代。资本的有机构成(或资本与劳动投入比)迅速提高,资本集约投资使资本的占有率急剧攀升,资本的空间集聚造就迅速城镇化;资本的经济资源配置需要市场化与国际化来实现。借助于这些资本形式的逐步完善,物质生产力也随之大幅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资本的幽灵始终是具有双重历史作用的存在物。资本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城市扩张、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始终仅仅追求自己的目的。当资本的逐利本性暂时与致富人民的目标一致时,资本成为繁荣经济、促进生产、发展社会的历史力量,发挥着伟大的文明作用。相反,如果两者不一致,资本就会损害后者利益,将整个社会拖向符合自己目标的方向,发挥着“另类牵引”的作用。资本由于滋生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大,最终会对社会发生愈来愈多的消极作用。资本创新的市场作用,除了无休止地扩大再生产、创新产品和产业之外,也在不断造就两极分化。在资本目的牵引下,社会初次收入分配呈现越来越大的差异性。资本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贫困的积累两极化趋势自发地发生,如果没有外在的正义制度加以控制和修正,那么这一趋势必然导致社会危机。资本创新导致产业在空间的集聚和集中,强力推动城市化进程。资本的城镇化过程就是在资本不断榨取土地和建筑等空间资源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资本的空间资源优化配置,将产业经济变成区域经济,将房地产作为最大的消费品资本而炒作获利,不断榨取农

民和城市弱势居民的土地空间权益。资本占据城市最中心地带、繁华地带和“环境美丽”地带,打造“美丽城市”,而将被拆迁居民尽量排挤到城市边缘,用空间差异化形式鲜明地表达空间生产的两极分化现象。无房贫困户与地产大亨之间的利益形成尖锐对立,空间正义被严重践踏,群体事件频繁爆发。我们希望将一个由资本造就的有着越来越多的尖锐社会矛盾的社会加以和谐治理,千方百计地稳定社会秩序,希望发展可以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然而资本造就的全面物化、人与物关系的异化越来越严重;片面追求利润导致社会差异、矛盾越来越大,冲突越来越多。治理大工业资本对环境生态的“粗暴”破坏,甚至只有通过资本转换产业发展方式,也就是说,依然通过资本内部的产业转型升级才能做到。“生态文明”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实施科学发展,然而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科技知识的资本化,使创新经济的本质也变成资本的创新路径。资本或合法地“俘获”政府公共政策红利,或公开要求政府制定各种“优惠政策”,甚至非法地大量腐蚀官员,创造条件让资本更好地发展。资本将获利理念尽力侵袭到政府和社会一切可能的细胞中。资本要求法律和意识形态为之辩护,保障资本的合法地位和价值优先。在“脱贫致富”的大众美好价值追求背后,“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已经在深度腐蚀着我们的社会机体。可见,我们在充分利用和榨取资本的历史作用,然而资本也在充分利用和榨取我们的所有社会资源;我们利用资本发展了民族的经济和生产力,造就了经济奇迹和社会繁荣,然而资本也日益造就了“差异性社会”和两极分化、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等消极现象。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资本的复杂局面“与狼共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如何有效驾驭资本又要防止资本消极腐败作用可能严重侵蚀党和国家机体的严峻考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我们始终面对究竟是有效驾驭资本还是被资本另类牵引的道路博弈甚至战争。

面对当代资本的双重历史作用,我们不难理解:当代中国至少存在着“左”与右的思潮摇摆。对资本消极腐败作用的深度忧患导致力图在现阶段就彻底消灭资本、追求绝对公平正义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一种“左”的思潮,它根本不能科学理解资本作为一种历史的生产

方式的历史出场的历史必然性。它所追求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愿望缺乏实现的物质历史条件。它也不懂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辩证法。它不能深度理解“异化和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民粹主义虽然代表了一种下层民众对于资本的憎恨情绪和仇视心态,然而究其社会根源,本质上是在被资本消灭的过程中那些中间阶层和过渡阶层的意识形态。对资本积极历史作用的片面弘扬产生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资本的意识形态,它只是宣扬资本的积极作用和合法权利,而全然不顾资本存在着的消极腐败作用。它要求用资本全面改造中国社会、引领中国的未来。它宣称资本在场的永恒合理性,而不知道资本仅仅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由于它的贪婪本性和基本矛盾,必然要退场。因此,我们既不能空想在现阶段就消灭资本,更不能让资本不加限制地完全占领我们的社会。我们既要承认资本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充分利用资本形式、特别是资本创新来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进步;又要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等一切必要手段驾驭资本并不断警惕和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关键问题。

中国发展道路就是要利用制度因素和政治因素善于驾驭资本、限制资本的消极作用。然而,资本的消极作用方式是弥漫和渗透式的,它穿透和存留在一切微观领域。因此,与资本的博弈需要全方位展开。在收入分配领域限制资本消极腐败作用,就是要实施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资本作用下的市场自发造就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使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物质收入和利益诉求发生越来越大的差异,中国已经进入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是既不同于利益完全一致的同质性社会,也不同于利益对抗和冲突的阶级社会,而是人民大众在根本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上趋向于一致然而在局部利益、集团利益、眼前利益等方面又出现各种差异的社会。差异的利益纷争需要一个合理合法的原则去协调平衡。差异性社会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然而,这一公平正义既不能是同一性政治,全盘抹杀现阶段所有成员的物质利益差异;也不能是对抗性政治,将所有的差异都当成一种阶级对抗矛盾来处理;甚至也不能用后现代的“差异的政治”那样简单

承认差异的利益。限制资本造成的两极分化需要“差异的正义”来加以矫正。“差异的正义”当然要客观地承认分配收入社会差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差异的正义”必须要通过限制收入分配差异过大、设置基本公平和比例公平及促进差异向公平的历史流动来限制资本在收入分配领域内的消极作用。矫正资本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民和弱势居民地产的无端盘剥和居住权益的两极分化,必须要通过严禁强拆民房、切实保障居民的保障房和廉租房、打击房地产投机、保障失地农民合理转化为城镇居民等一系列“空间的正义”政策来加以严格限制。在社会建设层面,要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参与社区建设和扶贫帮困,建立“五道保障”,从而缓和由于资本消极作用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建设和谐社会。解决资本所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大力转变资本产业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而毫无疑问,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限制资本意识形态和金钱价值观弥漫的根本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9.

[2] 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5.

[3]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2-403.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55.

任平

苏州大学红楼

2015年10月10日

目 录

导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一面与时俱进的旗帜	
.....	001
第一章 资本范畴的历史与逻辑演变	022
一、西方经济学的资本逻辑	022
二、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前期成果	038
三、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形成	068
第二章 马克思资本批判的主要思想	078
一、马克思资本研究的对象	078
二、马克思关于资本本质的认识	082
三、商品：马克思资本理论的认识起点	088
四、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与解决	092
五、资本的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098
六、马克思资本理论分析的层次性	100
七、资本积累及其矛盾	113
八、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伟大发现	118
九、资本形态的运动	120
第三章 列宁对资本的新认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	130
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131
二、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144
三、列宁“用资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	148
四、现代资本的新发展	151
五、资本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新认识	160

六、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163
七、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金融危机	172
第四章 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179
一、马克思经典理论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与思考	179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的认识	182
三、“社会主义资本”批判	193
四、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204
五、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	210
参考文献	217
后 记	222

导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 一面与时俱进的旗帜

“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①这是法国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发出的对时代伟人的呼唤。作为一代哲人，他向我们昭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的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没有过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的经济解释是他们的能经久存在的贡献之一。肤浅的分析往往指出意识形态左右人们行为的方式。但是这使我们还要对几乎所有的东西做出解释。马克思指出了处于我们价值观念背后并决定它的经济利益的作用。他会预期，工商业者投保守派的选票，而工会领袖投票赞成最低工资的规定以及失业补助的立法。……属于上层建筑的信仰、法律和意识形态是生活的物质条件和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反映。”^②马克思的经济思想通过对资本的批判，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之谜，它仍然和当今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马克思关于资本思想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虽然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社会根基仍在，马克思的基本经济思想仍然在当今世界的各种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同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② 保罗·A. 萨缪尔森、威廉·D. 诺德豪斯：《经济学》（下），高鸿业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3页。